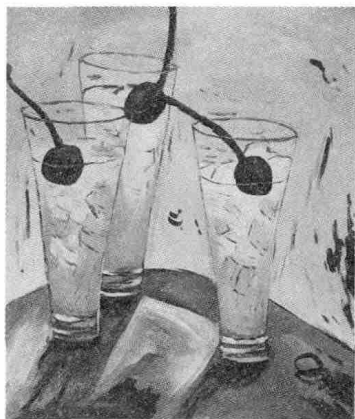




榆林小曲说

尚飞林

榆林城是个好地方。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在东北角的城墙上玩,保护完好的城墙,把城外的荒凉和城内百姓生活的温馨隔绝开来,让人对城里城外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些地方城墙被黄沙掩埋,城上与城下距离只有几尺,可以很轻松地从城墙上跳下去,蜿蜒起伏的城墙是我对榆林最美好的记忆。其次还有大街上矗立的五座门楼和砖石铺设的道路,行人的脚步声、嘈杂声和嗒嗒的马蹄声常常会在黎明或黄昏的时候混杂在一起,开始讲述小城内一天的故事。当时我是随父母从绥德迁往榆林的,觉得这里是个大城市,尤其是语言,轻盈、调皮,很“洋气”。不像其他地方的陕北话,鼻音很重,听上去有些“土里土气”。我那时是没有听过榆林小曲的,甚至不知道榆林竟藏着如此“雅致”的乐音。很多年后,当我听到小曲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了榆林的方言为什么那么好听,像唱歌一样,榆林人为什么那么“讲究”,那么会生活。尤其是女孩子,把自己收拾

的水灵灵的,如同花一样美。有人说那是喝桃花水的缘故,我却以为那是因为有榆林小曲,是优美的音乐给了她们“风度”,使她们骨子里头透着“文明”或者说是“文化”的情怀,透着崇德尚礼的教养。

第一次听榆林小曲是二十多年前在胡英杰老人家的炕头上,那时我编了一份音乐报,采访他之后还写了一篇文章,可惜报纸和文章都找不到了。胡老是南街小曲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唱委婉动人,哪种律动的跳跃、强弱的对比、节奏的变换,加上逗乐的风趣、闲散的雅兴,包括每一个小音的细致处理,以及演唱间隙短暂的停顿,着实令人陶醉。如果不是在现场,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么一个年逾古稀,身体又不好的小老头,竟然能唱出如此让人忘情的音乐。相对于陕北民歌的粗狂厚重,甚至是苦难的呼号,榆林小曲则是小巧的、是唯美的。小曲只在榆林城内传播,榆林城内的环境、文化以及老百姓的需



求构成了适合于小曲生存的土壤。一道并不很高的城墙,圈起了小曲的美艳,聚住了小曲的气场,让人生出许多的遐思。我们可以想象,许多年前,一群达官贵人、市民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围坐在炕头,或聚集在四合院里,小杨琴、古筝、琵琶、三弦和一只小瓷碟儿悠悠奏起,男扮女装的艺人用挤压出的尖细嗓音模仿女性的声音。或哭诉、或欢快、或沉稳,或急促,或低回浅吟、或放纵高歌,一唱三叹,令听者心神不定,春情荡漾,难以自己……那就是一幅美丽、真实,闲散放浪、打情骂俏的市井生活画卷啊!再后来,我有幸多次在榆林听各个层面的艺人们演唱小曲,应该是一次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受感动,也一次比一次更喜欢。这一优秀的民间艺术百年不衰,能在一个小小的城池里完好地保存、传承下来,不仅是这一艺术自身的独特魅力,也是榆林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艺术热爱的结果。

据说,榆林小曲是明清时期一些被贬和来榆林任职的江浙一带官员带进来的。为了消除边关的生活枯燥和寂寞,他们北上时不仅带上了家眷,连同歌伎和琴师都一起随行。其中一位康熙年间谭姓的官员是有历史记载的。此人爱好甚广且多才多艺,推进了小曲的流行,使得榆林城出现了“夜半曲声听满楼”的歌舞升平景象。久而久之,小曲这一来自遥远江南的艺术便传唱起来。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民间艺术,离开了方言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味道,榆林小曲亦不例外。开始时小曲一定是用江浙、两湖、两广的语言演唱的,自然会有一种江南韵味。而当榆林本土的歌者演唱时则是用的当地的方言,这对榆林小曲来说是一场革命,使小曲在失去原有的味儿同时却又生发出前所未有新鲜韵味。正是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这一艺术瑰宝得以在榆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留存。与此同时,不同艺术的相互渗透、影响也在发生。比如神木府谷一带流传的“二人台”曲目《走西口》《害娃娃》《珍珠倒卷帘》《五哥放羊》等就被小曲艺人们广泛演唱。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融合,才出现了上世纪50年代将“二人台”定名为

“榆林小曲”的误会,也算是榆林小曲在“落户”榆林,传承、发展、研究过程中的一段逸闻趣事吧!

榆林小曲的演唱内容以男女爱情题材的居多,其曲目既有来自它的原生地,也有“落户”之后的嫁接和创新。其中《张生戏莺莺》《妓女告状》《放风筝》《苏州请客》《扬州观灯》等,都有明显的江南风格,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丝毫没有榆林的色彩,甚至有扬州请客,苏州观灯这样的内容,榆林距苏扬两地十万八千里的路程,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掐蒜苔》《十月怀胎》《十杯酒》以及上面提到的二人台曲目则有小曲入乡随俗后发展的明显痕迹,更是小曲能够在当地传承、发扬的动力和支撑。榆林小曲中反映市民生活场景的曲目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形成了它作为市民艺术的独特性,其中有《开茶馆》《卖杂货》《戏秋千》《下荆州》等等。当榆林的铁匠、木匠、泥瓦匠、买卖人操琴弹奏、开口演唱,他们自然会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生活短长,使自己成为小曲演唱内容的题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榆林小曲唱词工整严谨、辞藻华丽、含蓄优雅,与陕北民歌歌词的直白、口语化风格完全不同,显然是出自文人骚客之手。

总之,榆林小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于江南,移居于榆林,落地生根、繁茂生长的艺术奇葩,弥足珍贵。今逢盛世,在榆阳区出版《榆阳文库》之际,《榆林小曲卷》得以整理出版,让人欣喜。《榆林小曲卷》的出版,是许多艺人、搜集整理者、研究者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结晶,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缅怀他们。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人,最终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定是集成文明或者说是文化的符号。而当我们的后辈,或者是外来者,感叹中华民族的强大、繁荣,感叹我们的国家富裕、人民自尊时,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了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异彩纷呈,感受到了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力和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的传播、创新。由此可以说,榆林小曲,就是榆林的符号。这是文化薪火相传不息的必然,也是艺术生命顽强的绽放。

希望这种精神不朽,希望这样的追求永远!